

日治初期「芝山巖學堂」(一八九五~九六)的教育

——以學校經營、教學實施、學生學習活動之分析為中心——

藤森智子

壹、前言

一八九五年，根據馬關條約，臺灣割讓給日本，至一九四五年始脫離日本的統治。日治時期之教育開始於領臺不久所設置的教育機關「芝山巖學堂」。「芝山巖學堂」是伊澤修二和「六氏」等學務部員開辦於臺灣總督府民政局內之研究閩南語及傳習日語的設施。

「芝山巖學堂」設於一八九五年六月二十六日學務部遷移到芝山巖，一八九六年三月三十一日隨著臺灣總督府直轄諸學校官制公佈而改制為「國語學校」和「國語傳習所」，存在僅九個多月。然而，這九個月可說是日治時期教育的草創期，對其後教育有很大的影響。一八九六年一月一日發生「芝山巖事件」，六位教師犧牲，日治五十年間教育界一直加以強調。認為臺灣教育者應該擁有為教育犧牲自己生命的「芝山巖精神」。學堂所在地變成神社，每年二月一日舉行「芝山巖祭典」，紀念「六氏」和其他對教育有貢獻的人。

關於「芝山巖學堂」之研究，日治時已為數甚多。例如臺灣教育會編《芝山巖誌》(一九二三)，芝山巖史刊行會編《芝山巖史》(一九三二)及《臺灣教育》等均足。但

是、迄至目前沒有任何研究討論到「芝山巖學堂」施教的狀況。本文擬究明日治最早的近代學校「芝山巖學堂」的教育活動；以實地進行教學活動的教師和學生為重點，探討臺灣最初的近代教育之實踐。同時，析論臺灣社會導入「國語」(按：即日語)教育的過程。臺灣的國語教育開始於日治時期。以「國語」作為向異民族的「新國民」施教的工具，而同時將異民族的「母語」置於較低地位。日治時期導入並培養這種語言生活上的結構，戰後，國民政府引進北京語的新「國語」取代了日本語。本文擬究明一九一九年總督府明示同化政策前以「國語」進行同化政策的過程。

本文探討的時期是從一八九五年六月二十六日至一八九六年三月三十一日。利用相關雜誌、圖書、「芝山巖學堂」編的日語教學用圖書、「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中關於「芝山巖學堂」的檔案、「六氏」寫給伊澤修二的信函(註一)等資料，探討日治最早的學校同時也是過渡性設施的「芝山巖學堂」之教育實況。

貳、「芝山巖學堂」開設之經緯

一八九五年五月八日，根據馬關條約，臺灣割讓給日

本。同年五月十日，海軍中將樺山資紀就任臺灣總督，二十一日，制定「臺灣總督府假條例」，總督府由總督官房、陸軍局、海軍局及民政局所構成。在民政局中設置內務部、外務部、殖產部、財務部、遞信部、司法部及學務部。民政局長官輔佐總督而處理行政司法上的事務以及監督各部事務，學務部推行有關教育的事務（註二）。水野遵、伊澤修二分別被任命為民政局長、學務部長。

同年六月七日，伊澤修二自廣島宇品港出發，十七日到達臺北，翌日在大稻埕的民宅設置學務部，展開學務工作，任命楫取道明、安積五郎、三宅恒德、關口長太郎等四人為學務部員（註三），十九日任命島長吉（註四），按著七月十一日井原順之介、七月十二日桂金太郎、八月二十四日平井數馬先後被任命。六月十七日吧連德以事務囑託名義被任命為閩南語和英語之通譯官，小林清吉被任命為小使（註五）。

早就主張同化主義的伊澤，認為臺灣人的日語教育應該馬上開始（註六）。伊澤將學堂設在學務部內而試著開始教育活動。但是，因還在戰爭中，許多上層人士逃到大陸，一般民眾也旁觀情況，招生極為困難。在這種情況下，伊澤聽說臺北郊外叫做八芝蘭（或八芝林）士林街的地方為學者輩出之地，於是視察當地，發現有叫芝山巖的一座小丘。聽說這裡曾經募集學生施教，登上眺望，周圍景觀良好，乃決定在芝山巖的廟宇中設置學務部（註七）。

伊澤提出「目前急要之教育關係事項」及「永遠之教育事業」的教育方針。在「目前急要之教育關係事項」中，舉出「該打開彼我思想交通之途」；亦即是教授新附人民日

語，而對移住臺灣的日本人則教日常生活上必要的閩南語。為了達成這個目標，乃提唱（一）編纂「近易適切的會話書」，（二）設施日語和閩南語傳習設置（註八）。本著這個方針而設置的教育設施就是「芝山巖學堂」，至於在該學堂編纂的日語學圖書將於第四節《日本語教授書》和《新日本語言集甲號》中探討。學務部設置之後，在「芝山巖學堂」進行閩南語、日語會話書之編纂及日語傳習。

參、學校經營

「芝山巖學堂」實際上如何經營？本節先概述伊澤訪問士林有力人士進行招生工作及入學考試之內容，然後透過人事、編班及校舍之狀況探討學堂營運之概況。

（一）招生及入學考試

面臨招生困難的伊澤，派通譯吧連德到士林街，傳達招生意思。他回憶當時之狀況：

因為「派吧連德」傳達現在在芝山巖的山頂大人不是從事戰爭或當奸細而放心，無論如何明天十點左右請過來，所以第二天村民戰戰兢兢過來了。如所周知，在士林當時有一個進士姓陳，也有舉人姓潘。還有很多具秀才程度的人。他們都抱著懷疑來了。我出來像對小孩子懇切地表示我來到臺灣不是為了戰爭或當奸細，而是為了將你們改變成日本帝國的良民。他們雖然半信半疑地，可是決定將他們的孩子交出來，而第二天開始向這些孩子教日語。之後，他們非常相信我，所以我首先告訴他們日語教育的計畫，每天教孩

子們(註九)。

這裡，看得到當時學生父母相當不安。士林本來是有很多學識者的地區，而其中一個舉人潘成清的孫子潘光楷為「芝山巖學堂」第一期生，他回憶說明：

我還記得老師第一次來芝山巖時。因為我祖父為舉人也很有名，所以老師來找學堂創設之地而到劍潭寺的時候，順路訪問我家。老師來的時候，我們常常說「學生大人來了」。我祖父請陳登元進士前來，在前院的四合院建築中與老師會談。當時老師以筆談為主，有時候講英文，我看到老師寫「教者學之半也」，驚嘆他是個有學問的人。我祖父帶老師到廟宇，又儘力商借廟宇，並承諾讓子弟上學。我家親戚有四名，加上陳登元的兒子陳兆鸞等，成為最初學生(註一〇)。

由上述學生的故事可知，實際上伊澤親自拜訪士林的有力之士，要求他們協助其教育活動。當時，伊澤大部分用漢文溝通。他曾留學美國，英文應該相當流暢，但他用漢文作為溝通的工具是值得注意的。當時漢文是亞洲知識分子的共通語文，不只是伊澤，「六氏」等教員也都具有漢文素養。在臺灣最初的日語教育是採用漢文作媒介，在第四節敘述教學內容時再仔細檢討。

有潘、陳兩人之協助，募得了六名學生，教育活動順利展開的「芝山巖學堂」按著於八月二十日、二十五日兩次對十七歲以上二十七歲以下的臺灣人舉行入學考試，各錄取五名、七名(註一一)。

在此簡單地介紹入學考試。入學考試考漢文出題考試科

目為作文、習字及算術(但，以作文清書為習字)。作文題型有論文和書牘文(書簡體)，論文為二題選一題，題目為「大興學院之議」、「論良民之本文」(八月二十日)、「保護良民策」、「論清國考試之得失」(八月二十五日)。書牘文也同樣為二題選一題，題目是「勸友人歸順書牘」、「勸友人學日本語書牘」(八月二十日)、「送友人遊于大日本東京書牘」、「祝友人之應試及第書牘」(八月二十五日)。算術有「今有銀一萬貳千三百四十五兩六錢七分八厘九毛作六人分之間每人該銀若干」等除算三題。考試結果雖然作文大致寫得不錯，但書牘文因本來沒教而成績不佳。關於習字，伊澤表示：「雖然此地學生一般都會寫得好，但這次應募者一半以上寫得特別好，內地(即日本：筆者)學生幾乎都比不上」，顯示臺灣子弟的楷書體比日本學生好得多。但，關於行草兩體，伊澤則批評為「稚拙」。算術本是商人才學的，一般很少人去學，所以應募者中三題都能回答的只有兩名。看到這些結果，伊澤了解到在日本連尋常小學生也能回答的初步算術，在臺灣是完全沒有教的(註一二)。

考上的學生在「芝山巖學堂」接受伊澤修二和「六氏」等學務部員最初的日本式教育。

(二) 編班與學堂經營狀況

首先，敘述潘、陳兩人協助下募得的最初六名學生之上課情況，接著，概觀以入學考試募得的學生名單和學習水準，同時，透過人事、校舍之情況掌握學校經營之狀況。

募到六名學生的「芝山巖學堂」，伊澤修二親自開始施

教。這六人是前述的潘、陳兩家之潘光儲、潘光明、潘迺文、潘光楷、陳兆鸞及柯秋潔等。潘光楷回憶當事之狀況表示：

我們將墨水塗在板子上做成黑板，拿掉廟宇正廳的香桌，圍坐在老師椅子的周圍，辛苦地上課。有時我們也住在廟裡。老師住在二樓，我們在樓下鋪門板睡覺。煮飯是雇用炊事。最初一個禮拜，我覺得老師是非常體貼的人，但以後覺得他非常嚴格。他首先教日語五十音，接著教生詞，然後教簡單的會話。如果我們的發音不好的話，也常常大聲責備（註一三）。

由上，我們看得到別號叫「雷公」的伊澤嚴格的個性，並得知「芝山巖學堂」是在學習設備不完整的狀況下開始上課。學生有時候住在學堂。對最初的狀況，伊澤自己說道：

〔雖然附近還在戰爭，〕但我若無其事地看著兵火，開始將日語教給最早的臺灣學生。由於欠缺教學法和教科書，所以研究和應用混在一起，一邊教學，一邊研究教學法，若有所得，則進一步研究。還有同時編寫和使用教科書，編好了就教，教完了就編（註一四）。

由於他們從來沒有教外國人日語之經驗，教材和教學法都是從現場的經驗中產出的。在這種嘗試錯誤中完成的指南書就是《日本語教授書》。

學務部員人事如下：部長伊澤，事務是輯取、安積、三宅、關口、山田等五人負責，教務是井原、中島、桂等三人，舍監是平井，而事務囑託為吧連德（註一五）。在學堂，一方面教日語，同時編教科書及研究閩南語。學生柯秋潔和

朱俊英協助研究閩南語，幫助校正發音解說書等工作（註一六）。至於學校情況，廟宇中央奉祀開漳聖王的正殿三方當作教室，後棟二樓作為伊澤的辦公室兼臥房，樓下東端一間當部員宿舍。隨著學生增加和準備「日本語講習員」（日語教師）之來臺，獲准增築辦公室和學堂，於是開始建築新校舍（註一七）。

隨著學生增加，班級分成三組。甲組是最早入學的六人，由井原順之介負責。第二期入學的八人編入乙組，由中島長吉負責。這八人是朱俊英、葉壽松、邱龍國、張經、張栢堂、郭廷獻、吳明德、劉銘臣。他們年齡比較大，也較有漢文素養，經過幾個月的傳習後，打算任用為教員或吏員。其中，朱俊英擅長官用文，被任用為臨時雇（雇，公務員職等之一）。最後入學的七人被編入丙組，由桂金太郎負責。他們是林隆壽、施錫文、施錫為、柯秋金、柯秋江、吳文明、施錫輝等七名；年齡比較小，與其他學生比較起來漢文素養較不足，將來他們被期待成為初等教育機關教員。

學生在這種小規模的班級上課，七月十六日入學的甲組學生於八月三十一日實施月考（註一八）。這六名學生和乙組的朱俊英計七名，因為短期間日語已學得有些程度，所以，十月十九日舉行第一期結業生的結業證明書頒發典禮。在典禮上，有民政局長水野遵、海軍局長角田秀松、臺北縣知事田中綱常及總督府、臺北縣之職員以及士林街的紳士數十人出席觀禮。結業生其後被任用候補閩南語教師，之後，仍然每天上課學日語（註一九）。

肆、教學之實施

（一）教材發行之經緯

「芝山巖學堂」發行的日語教學用圖書有《日本語教授書》及《新日本語言集甲號》兩本。《日本語教授書》是學務部最早的出版品，關於該書之發行，在學務部和民政局之間有一些問題。以下介紹學務部和民政局之間關於教材發行的往來情形。

《日本語教授書》在東京印刷，一八九五年十一月十六日，發行一、〇〇〇部。但是，學務部已於八月二十九日呈送公文給民政局長表示先印五〇〇部。《日本語教授書》本來要在臺北印刷，但是延遲很久。學務部，再度向民政局呈送催促公文（註一〇）。

有關本部編纂日本語教授書印刷之件，日前由貴局逕洽臺北市中尾某印刷承製，迄今已經數十日，尚未著手印制。該書實有緊急需要之物，今後若仍放任彼等之怠慢，其完成是無法可期。擬改在東京印製，是否可行請核示。

明治二十八年十月九日

學務部

民政局鑒

據「公文類纂」之記載，臺北中尾印刷所九月七日交估價單，但是至十月九日沒有照預定印刷，所以伊澤強烈批判其遲延「怠慢」。對將教化臺灣人當作緊急事項的伊澤，不能允許第一次教學用圖書延遲印刷一個多月。翌十月一日，民政局回答：

關於日本語教授書印刷

右印刷品為緊急需要，在本地印刷緩不應急。擬請學務部在估計預算範圍內，逕向東京洽訂。覆學務部稿文如左，

函覆學務部稿

日本語教授書改在東京印刷乙事，十月九日來函知悉。印製一千冊。於估計預算金九拾八圓範圍內，請貴部直接洽訂。此奉局長之指示，專此函覆。

備註：運費亦包含在本文所示預算之內。

年 月 日

民政局學務部長鑒

民政局文書課

由上顯示，印刷由學務部負責，在預算範圍內於東京印刷。結果，《日本語教授書》在東京牛込區市ヶ谷的秀英社印製。一月後，十二月十七日，民政局文書課長向學務部長通報關於《日本語教授書》配發事宜。

明治二十八年十二月十七日

文書課長 記錄股長

民政局長

民第四七一號

有關日本語教授書配發方法通報學務部之件

前以民第四七一號照會日本語教授書印刷乙事，由貴部辦理在案，此次寄給本課記錄股一冊已收記。依成規凡公文書之印行並配發，原由本課全部處理，本件是屬特例，以此次為限，其配發也一任貴部分配。惟在程序上請先與本課協議，並經局長裁決後配發。專此照會。

年 月 日

文書課長

學務部長 公啓

由上顯示，雖然《日本語教授書》的印刷和配發本來是由民政局文書課辦理，但這次則連配發也委由學務部辦理。

十月二十九日至翌四月十一日，伊澤返回東京（註二），此一期間的事務都是輯取等學務部員負責處理。實際上，輯取於十二月二十二日寫給伊澤的信函中，提到《日本語教授書》，報告該書配發之情況，表示：「那本《教授書》也順利送達了，已立即分別寄送臺北縣廳及各支廳二十部，也進呈總督閣下一部（註三）。」由上可知，該書從編纂、印刷到配發都是學務部負責。日治初期在事務、印刷上有許多不方便之處。一八九六年二月十一日發行的《新日本語集甲號》也是東京秀英舍印刷的。因為兩本書都是伊澤赴東京出差時印刷的，所以或許是伊澤親自處理的。《新日本語集甲號》印刷二、〇〇〇部，依秀英舍的估價二、〇〇〇部爲一二〇圓（一部六錢）（註三）。

（二）教學方法及其內容

本節將介紹以「芝山巖學堂」教育活動及閩南語研究爲基礎編纂的《日本語教授書》、《新日本語集甲號》，以及《國家教育》雜誌所收錄的月考內容，檢討「芝山巖學堂」的教學方法和教學內容。並探討這些日語教學用圖書對領臺初期日軍接收臺灣、官員的培養及殖民政策的制定扮演的角色。

1. 《日本語教授書》

《日本語教授書》（全五十頁）是根據「芝山巖學堂」

的日語教育經驗而編纂的指導書。由於八月末學務部已送請印刷，可推斷該書根據對甲組六名學生的教學編成的（註四）。

緒言中表示本書是以臺灣人爲對象而寫的教案，因此書中所舉的各種例子不過是「教案之一斑」罷了，實際教學時必須補充。又，本書是以已具備一定的教養而懂文言文的青年學生爲水準而編成的。

本書分爲「語學初步」、「日本文法」及「字音變化」三部。

「語學初步」介紹初級日語。內容大概以下：首先，導入五十音，以假名教學單詞。然後，用漢字讓學生了解意思：

愛 柄 上 魚 秋 桶 池 蚊
アイ エ ウエ ウオ アキ オケ イケ カ

同樣地也教學拗音，其次，介紹數字的音及其練習，接著，用各種例文教代名詞、助詞、動詞、動詞的活用等，各項目均附有註，說明教學上宜注意之處或序言。例如：「て、に、を、は等將自他關係弄清楚的是日語的妙處而對初學者則是最難了解之處。所以，此條之教學是最須用心之一。首先，寫前例之文、練習發音之後，如前述旁寫漢字，而像下例則可以用臺語教其意思。」其例子如下：

我 花 與

ワタシ ニ ハナ ヲ ワダサイ

然後用閩南語教意思

ホー ゴアー ホエー

與 我 花

動詞的活用在口語閩南語中也是不見的，但是伊澤在書中表示懂古文言文的學生用筆談會了解動詞有現在、過去、未來形，而馬上會講。接著，教動詞基本型與敬體，以及幾種雙句型及其練習、會話等。各課文之後有附註，附上漢文翻譯並特別指出與日文不同的漢字。最後、將前述當作會話之例，要求學生自行練習作文。

關於「日本文法」，則是以例文和會話教一些文法。首先，教品詞的概念，然後，以「顧客和商人」、「官員和人民」為例教動詞的敬語之用法，例如以「官員和人民」為例教動詞「来る、參る」的用法：

問 「ナンノゴヨーデゴザリマスカ」

（有什麼事嗎）

說 「スコシタヅネタイコトガアルカラ

コイ」

（來向你查問一些事）

應 「ソレナラマイリマシヨー」

（那麼，我去吧）

接著，教形容詞比較級及最高級之用法。

最後「字音變化」是爲了準備解讀日本文學，教授舊的假名用法和實際發音之對照。例如，「枇杷」是寫「ビハ」而唸「ビワ」等。長達五頁說明這些發音，然後結束《日本語教授書》。

本書特色是在語學教學上幾乎所有的片假名的旁邊都有漢文翻譯；同時，到處可以看到漢文翻譯時之附註，爲了容易地學日語，不用舊的假名用法，並且採字間有空格方式書

寫。本書根據翻譯，用接近一般外國語學法之練習法。內容上，教日常生活用語，而在初學階段即導入數字，有意加強當時一般學生算術知識之不足，強調敬語用法等。關於後者，是假定將來一般臺灣人需接觸總督府官員，可以說十分具有殖民統治之意識。

如前言所述，這本教學指南書是以有一定教養的青年學生作爲對象，他們結業後，被期待將立即成爲總督府官員或教日本語講習員的閩南語教師。實際上，「芝山巖學堂」的結業生於一八九六年四月一日，成爲「國語學校」雇教員（第五節參照）。本書用漢文作爲媒介，可能達成培養支持殖民地體制的本地官員。至一九〇〇年，導入直接教學法，這些對譯法乃是主要的教學法，同時，也是年輕官員速成培養法。由此可以顯示本書在殖民統治初期的意義。

2. 《新日本語言集甲號》

一八九六年二月十一日發行的《新日本語言集甲號》是伊澤修二和「六氏」等學務部員在「芝山巖學堂」研究閩南語而編纂的。該書編纂之經過如下：

一八九五年五月二十五日，臺灣民主國成立，擁立巡撫唐景崧爲總統，準備以武力抵抗日本接收臺灣。但，五月二十九日，日軍開始登陸，唐氏及民主國主要的領導人紛紛逃亡到中國大陸，臺北城內陷入混亂。爲了改這種狀況，臺北地區士紳富豪決定迎接日軍，乃派辜顯榮前往交涉。日軍也從美國紐約先鋒報（New York Herald）記者戴維遜（James W. Davidson）等外國人獲得情報（註四），於是不費一兵一彈入城（註五）。不久，設置了「芝山巖學堂」。但是，中南部還繼續進行武力抵抗，尤其是在臺南，唐總統逃亡之

後，改以劉永福爲中心繼續抵抗。十月二十一日臺南陷落，日軍占領全臺，同時開始以警察機構爲主實施統治。各地抗日武力抵抗到一九〇二年民政長官後藤新平的「對土匪政策」收效爲止。

《新日本語言集甲號》是在上述狀況下進行編纂的。尤其是本書後半「軍隊及警察用單語之部」及「軍隊及警察用話言之部」是爲了接收臺灣及其後支配體制而編的。以下以本書內容檢證與這些政策之關係。

本書是閩南語、日語的生詞、短文等相對照。緒言中表示：「此書之撰修是爲了將我們現行國語教給臺灣人、而教本國人學臺灣語」。亦即是本書爲了臺灣人學日語、日本人學閩南語而編的。本書共八十六頁，分爲「普通單語之部」、「普通話言之部」、「軍隊及警察用單語之部」、「軍隊及警察用話言之部」四部。不像《日本語教授書》，所有的閩南語都有八聲符號（註六）。生詞按照「イロハ」配列。以下概述各部生詞及短文（省略閩南語八聲符號）。「普通單語之部」舉出日常生活上用的生詞。生詞上段是日語、下段是閩南語譯文。

イモ 芋 オオ ア 芋仔
カラス 烏 オオ ア 烏鴉
連續十二頁列舉動植物。

「普通話言之部」舉出日常生活上用的生詞和其用例。

イソゲ コア キン

急 趕 緊

モット イソゲ コオ カア コア キン

急 再 加 趕 緊

セイ イツパイ イソゲ チン ラツ コア キン
勢 一杯 急 盡 力 趕 緊
連著二十六頁列舉這種日常生活用語，數目則占十二頁；舉出助數詞之後列舉「數目」（一〜十億）、「衡目」、「量目」、「度目」、「田地之計目」、「天度之計目」、「時間之計目」、「貨幣」等。

「軍隊及警察用單語之部」是連著九頁列舉軍隊、警察使用的用詞。

タイシヨ 大將 ゴアン ソエ 元帥
コロシタ 殺 タ・イ シイ リアオ 殺死了
這些生詞主要是兵器、馬具及藥品等軍營內的東西、軍內階級及戰場用詞。

「軍隊及警察用話言之部」連著二十四頁舉出軍隊、警察使用的生詞及其用例。

ドコ

〈何所〉

オマエ ハ ドコ ノ モノ カ

汝 何所 者 乎

リイ シイ シムミイ ソオ サイ エエ ラク

爾 是 甚麼 所 在 的 人

トチ ノ モノ デ ゴザリマス

土地 者 御座

ゴア シイ プン トエ ラク

我 是 本 土 人

大部分的生詞是進軍時使用的；步兵、攻陣、地雷火、糧食、探索等。大部分會話均是日本軍人、警官發問，臺灣人

回答的設計。

本書前半部載日常生活話語，比《日本語教授書》還要強調有關算術的度量衡。後半部爲了有助於殖民當局接收臺灣，乃舉出軍隊進軍時使用的生詞，會話也設定軍人、警官使用的場面。尤其是日本人軍人、警官發問，臺灣人回答的場面之設計，比《日本語教授書》還要強調敬語，可參閱本書編纂之時代背景。

3. 月考之內容

一八九五年八月三十一日，「芝山巖學堂」舉行甲組學生之月考。其內容登載在《國家教育》第四三號(一八九五年十月)。甲組學生於七月十六日入學，至八月底實施三十四、五次的課。在這報告中，可看到學生的成長，同時顯示《日本語教授書》之實踐結果。

考試分爲口試和筆試，前者一題，後者五題。

口試用日語會話問答，一共有十個問題。

(一) アタタノナハナントモーシマスカ

(答) ワタシノナハナントモーシマス

用日語問答的問題有五題，接著，用日語問，翻譯閩南語，用閩南語問，翻譯日語的問題各一個，用實物的問題有三個。十個問題全答的只有柯秋潔一人，其他有二、三個錯誤，大部分是助詞的錯。

筆試第一題是把片假名之文變用漢字文。在報告中寫出正答和誤答。

(一) ハナガサイテイル

(正答) 花ガ咲テ居ル

(誤答) 花ガ咲テ在ル

誤答的大部分是用閩南語漢字回答。

第二題首先是翻譯問題，用日語回答而將它翻譯成閩南語，一共有四個問題。

(一) オマエハイツカラニホンゴヲナラツタカ

(答) 汝自何時學日本語

(答) シチガツジューロクニチカラナライマシタ

自七月十六日學起

所有的學生都答對了。

第三題是回答品詞。

(一) 名詞是甚麼辭

以假名文及臺灣譯文寫之

(答) メイシハモノノナヲアラハスコトバデアリマス

名詞是表明物名辭

用閩南語問名詞是什麼，而用日語、閩南語回答。同樣，關於動詞、助詞的問題有三個。大部分的學生均回答。

第四題是改正錯誤。

(一) ワタシパチナユキマス

(答) ワタシハパチナニユキマス

一共有三個問題，學生都答對。

最後，第五題是問發音的字音變化。

一 這些假名之字音變化爲何

(一) アフ ワウ クワウ トウ タフ ナウ ハフ

ラウ レウ リヤウ ショウ キヤウ チャウ

(答) オー オー コー トー トー ノー ホー

ロー リョー リョー ショー キョー チョー

全答對的只有一名，其他有二、三個錯誤。而一個也不懂，寫

「我不懂字音之變化」的學生有一名。

上述考試顯示，上課用會話和筆記兩種，活用教師和學生之漢文知識。在課堂上，也讓學生翻譯「文部省編尋常小學讀本」第一卷第九課（註二七）。這些下課報告與《日本語教授書》內容相符合，表示「一邊教一邊編」之狀況。

由以上教學法及教學內容，可知《日本語教授書》是爲了速成培養殖民地官員（含教師），《新日本語集甲號》是爲了接收臺灣及支配其社會而編的。然而，以漢文作爲媒介的對譯法成爲主要的教學手段。由上述內容中已可看出當時是以日語教育企圖同化臺灣人成爲日本人。

（三）班級氣氛

實施教育時，雖然教學法及教材很重要，但是教師與學生之間建立信賴關係也同樣需要。本節將介紹教師上課時如何在教科之外下工夫或幫助提高學生之士氣。

當時伊澤修二在日本推動唱歌教育及口吃矯正也頗爲著名。他在「芝山巖學堂」也發揮其教學技術。

站直吧 向正吧

別看左 也別看右

別曲脖子 突出胸兩倍

別大意 遵守號令

同步調地 安靜地走

這首歌是伊澤自己作詞作曲的，天天讓不守規矩的學生唱。當時學生之一潘光楷對這首歌會回憶如下：

老師一邊用手拍桌子，一邊大聲地唱這首歌，而讓學生跟著他唱。到了「別大意」之一段，更是大聲地

唱。雖然已經是五十年前的事情，但是老師的樣子現在似乎還看得見（註二八）。

接著，關於口吃矯正，學生柯秋江回憶如下：

因爲我弟弟有口吃，我擔心他能不能在學堂唸。老師說沒關係，來入學吧。我們到了學堂，老師正在另一個房間大聲地「啊啊伊伊」矯正口吃，所以他一個多月說話就正常了（註二九）。

關於伊澤之外的教師，當時學生之一吳文明回憶對教師的印象。吳文明當時是十五歲，九月十二日，編入桂金太郎擔任的丙班。

我當時剛好十五歲。雖然是小孩子，我覺得「因爲臺灣成爲日本帝國的版圖，今後一定需要國語。然而，若現在沒有學，以後一定會後悔。剛好在六氏老師之下，有十餘名學生上課，於是我也想無論如何一起學習」，於九月十二日入學編入桂老師擔任的班。當時學生只有二十四名左右，但是一入學，感覺與向來的漢學教育不一樣，老師有如慈母對幼兒一般和顏悅色親切地教學，所以我們均覺得有無法形容的愉快和溫馨，國語也自然越來越熟習（註三〇）。

吳文明表明自願入學「芝山巖學堂」，並記得在學堂中教師「有如慈母對幼兒一般和顏悅色親切地教學」，也表示日本老師比書房老師還更容易親近。吳文明繼續說道：

有一次，我們還不太能充分說日語時，老師帶我們出席日本領臺後第一次天長節，總督閣下及總督府官員向我們問各種問題。儘管大家表達不太完整，但他們均詳細回答，使我們能夠保住面子，迄今難忘當時我

們高興的心情和老師們滿意的笑臉（註三）。

由上述文字，可看出老師對學生的期待及回應該期待的學生之態度。無論如何，這些新教育在內容上、教學方法上及班上氣氛上都與向來的漢學教育差別甚大，形成其後殖民地教育之基礎。

伍、學生的學習活動

（一）關於學生學習活動之報告

在本節中將探討教師的報告中反映出的學生學習活動狀況。接受與向來的漢學不同教育之學生的學習狀況究竟如何？他們學習活動順利與否？這些活動狀況，均見於一八九五年十二月中旬教師寫給上東京中的伊澤之書函中。

中島長吉於十二月二十日寫的書函（註三）中，表示看到柯秋潔、朱俊英兩名學生經過「內地見學」回臺，語言能力進步甚多，他反而感嘆自己負責的乙組，學生出席狀況不好：

至於我教的學生則進步遲緩，百日一無所得，我們不知道該如何向您表示道歉和心痛。雖然這是教師的責任，但是學生本身也有問題。上課主要的目標是固守您再三交代的每件事，儘可能教給學生，但是怎麼辦？甲說生病了，乙則因家事而請假三、四天或多達八、九、十天，學學停停，一曝十寒，以致一直沒有進步。雖然我們熱心施教，結果徒勞無效，非常為難。

當時，在臺灣沒有嚴格的每天定時上課的習慣，而部分學生

則以生病或家事為由，缺席三、四天到多達十天。結果，語言能力進步很慢，中島表示很對不起伊澤。而且，也有因為有不良行為而被退學的學生。

尤其是那個叫劉銘臣的學生，向來就有不少不良行為，幾天前潛入廚房偷東西，因事態嚴重，我們命他退學，此事當時輯取先生應該已經告訴您了吧。他的語言成績是中等以上，居然會做這種事情，是很可憐的。

由報告內容顯示雖然成績是中等以上，但，向來有不少不良行為，並偷東西，所以命他退學了。然而，也有下述之學生：

叫郭廷獻的學生也偷吃米飯，但因證據不足，所以沒有以校規加以處罰，而專門致力於精神感化。

這個學生應該肚子餓了吧，偷吃米飯了。但是因為證據不足，就沒有被處罰，教師們對其做精神感化。

如此，在教師之書函中，表示不只是教語言，構成上課之各種條件似乎也不完整的樣子。由上可知，日治之初在臺推動近代教育之艱苦。

（二）對柯秋潔、朱俊英兩位學生之評價和待遇

如前所述，第一期入學的柯秋潔和第二期的朱俊英成績都很優秀，早就成為學務部臨時雇。七月四日，學務部申請日給兩個人各三十三錢；七月二十日，再度申請月給十圓；七月二十九日，民政局任命為日給三十三錢學務部臨時雇（註三三）。之後，十月二十一日，柯秋潔增為日給七十錢，朱俊英增為日給五十錢（註三四）。一八九六年四月一日，這兩個

人與陳兆鸞、葉壽松、張栢堂等學生一起成爲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雇教員。

如在第四節所介紹的，柯秋潔成績經常很優秀。朱俊英則擅長於漢文，關於其能力，當時民政局庶務課長兼警務課長後藤松吉朗曾在演講中提及：

「在學生之中，」有個叫朱俊英的人非常會寫漢文。當時我擔任民政局庶務課長兼警務課長，所以任用他在我之下，於起草總督府發出的告示時，讓他翻譯成臺語，他是非常的有文才而有用的（註三五）。

後藤證言朱俊英擅長漢文，而在民政局擔任翻譯工作。

伊澤臨時到日本東京出差時，帶柯、朱兩位學生作「內地見學」。十月二十九日，兩人與伊澤一起離開臺灣，十二月四日結束參觀回臺。伊澤讓兩人赴「內地見學」之目的是「讓臺灣人參觀日本文明的實況，使他們感覺無論如何一定要接受日本的教育」（註三六）。

伊澤等人在東京的情況，載於《國家教育》第四四號（一八九五年十一月）。該記事之中，有不少關於柯秋潔、朱俊英之記述，茲舉出一部分（□中之文字爲筆者所加）。

「伊澤」帶來的兩名新日本學生（其名片寫著新日本學生某）中，朱俊英用提琴月琴演奏臺灣音樂，自己也唱歌，柯秋潔也一起唱歌。磯野德三郎氏朗誦叫鞭聲肅肅夜涉河的詩，並提出日本式吟詩的樣子，町田則文氏則筆記出示給兩名新日本學生，請他們吟詩唱和，朱俊英默讀一遍後，吟唱了一首，畢竟是本地的，其吟聲調子很有趣，大家都佩服。

柯、朱兩學生會吟詩，用閩南語吟唱，讓聚集在伊澤家的國

家教育社在京委員們十分佩服。而國家教育社在京委員和兩學生也即興地詠詩。這裡也可看出當時臺日知識分子的漢文造詣。柯秋潔詠詩之後，向委員之一荒野文雄用日語詢問：「何時來八芝林？」讓委員們最佩服的爲兩學生自稱是日本人。

有人問英語和日語哪一種比較難，他們回答：「本國語容易。」在滿座當中，我差一點覺得兩名學生是外國人，但看到兩名學生經常說本國，早已改變大義名分，並有教養，覺得兩名學生之心態特別好，覺得臺灣的教育將來會發展，記者特別感動。

記事中指出兩名學生稱日本爲「本國」使得大家又驚訝又感動。

實際上，柯、朱兩人之「內地見學」可說是殖民地臺灣之教育對日本朝野之展示，由這些記事可知，兩人已不錯地達成伊澤的期待。

回臺後的柯秋潔和朱俊英又在「芝山巖學堂」擔任圖書編纂及翻譯工作。教師中島、桂及楫取之書函中報道他們回來臺之情況如下：

柯秋潔，朱俊英兩位雇員昨天突然來校（聽說前天晚上已回到八芝林）。立刻向他們打聽那邊的情況而有所了解。受到您周到的照顧，他們當然都很感謝和高興，我們也盡意地表示感謝。柯的語言能力進步甚多，大家只有佩服（註三七）。

中島感謝伊澤對柯、朱兩學生在日本時的照顧，並佩服柯的語言進步。接著桂寫道：

因爲這次柯朱兩人回臺，詳細地打聽您那邊的情況。

……這次柯朱兩人回臺後，請他們詳細地說明，大家都很高興，吵著跟我們說，要是日語能力進步的話，無論如何希望前往東京，使我們有點困擾。柯、朱兩人非常高興，好像到處去講的樣子（註二八）。
輯取也寫道：

聽到柯、朱兩人於十九日突然回來，雖然我覺得有點奇怪而去拜訪他們，確認其情況，並得知您的近況而感到放心。為他們吸入文明的空氣而大為喜悅（註三九）。

在這些教師的書函中，均描述柯秋潔和朱俊英二人結束「內地見學」而很滿足，且到處告訴別人的樣子。在桂的報告中提及學生們聽到柯、朱兩人「內地見學」的情況，很興奮地向教師說，學會日語時，自己也要去日本。伊澤的「內地見學」之目的收到效果，可知「內地見學」對其他學生有很大的影響（註四〇）。

陸、結論

日治初年「芝山巖學堂」在伊澤修二之指導推動下，奠定了其後教育之基礎。伊澤於一八九五年十月，為了使在臺教育步上軌道，前往東京募集「日本語講習員」時，順便到臺南，會見從事臺灣人教育的英國長老教會傳教士巴克萊（Thomas Barclay），交換關於臺灣教育之意見。巴克萊以自己用英語實施教育失敗為例，表示對臺灣人的教育應該教師先學閩南語，並用它來教學，而反對伊澤用日語教學之想法。伊澤一邊聽他的忠告，一邊相信自己的方法，表示他將以教育上之實驗來因應而結束會見（註四一）。

伊澤自信是來自於已經有結業生的「芝山巖學堂」之經驗去把握教育方針。由本文觀之，乃是活用漢文的教育。此一教育方針雖然幾年後轉變為直接教學法，支持領臺初期之教育，也成為殖民地官員速成培養之手段。

本文探討了學校經營、教學方法和內容、提高學生士氣的做法及對他們的評價等「芝山巖學堂」之活動。由此我們可了解日治初期近代教育之導入，有時候因為行政上的不完備，有時候因為學生對學校之認識的差異，不一定能順利地進行，而為了實施新教育，以伊澤為中心的教師們創作教材和教學方法，利用唱歌以提高學生之士氣並實施「內地見學」等。同時，教材隨處看得到有意識殖民統治之內容。

由上可知，「芝山巖學堂」以日語教育作為課程之中心，伊澤等透過語言教學，讓臺灣人修得日語，打破臺日人之間的隔閡，同時打算將來將日語教育作為主要同化手段之一。實際上，伊澤教學堂學生稱日本為「本國」，並且從一八九六年四月起，日語正式稱為「國語」。然而，因為「芝山巖學堂」的日語教育收到良好之成果，翌（一八九六）年四月起，總督府在臺灣各主要地區設置十四所「國語傳習所」，希望臺灣人學習日語以培養日本國民精神。明顯地，當時日語教育已具有同化臺灣人的任務。此一時期，總督府尚未揭示具體的殖民政策，但「芝山巖學堂」之日語教育已顯示語言同化主義將來為殖民政策的主要目標。

日式學校的畢業生其後成為臺灣新知識分子，關於對這些人之研究、「六氏」等教師之背景，以及「芝山巖學堂」之經驗對其後的教育制度之影響等，乃是有待進一步探討之課題。

【註釋】

註一：這些信函是筆者在臺灣蒐集到的。是中島長吉（一八九五年十二月二十日）、桂金太郎（同十二月二十一日）、楫

取道明（同十二月二十二日）分別向出差東京的伊澤修二報告學堂之情況的三封信。這些信函的內容也曾刊載在《國家教育》第四十六號等。關於蒐集之經緯及原件曾以

《芝山巖學堂六氏先生的絕筆》（1）、（2）、（3），發表在《臺灣教育史研究會通訊》第一期、第二期、第四期（一九九八年十一月、一九九九年一月、五月）。

註二：臺灣教育會編：《臺灣教育沿革誌》，頁五。

註三：同上書，頁六。

註四：芝山巖史刊行會編：《芝山巖史》，頁一一。

註五：同上書，頁二三。

註六：伊澤修二於一八九五年初臺灣割讓乙事明朗時，曾表示將新領地日本化的想法：「以威力征服其外形，同時，另外征服其精神而讓他們拋棄舊國之夢，發揮新國民精神。亦即要將他們日本化。改造他們思想而同化為日本人思想，成為完全相同之國民」。《明治二十八年の教育社會》，《教育時論》第三五〇號，一八九五年一月五日。

註七：伊澤修二參加鐵路開通典禮演講時，談及登陸臺灣及住到芝山巖的事情。《我們第一次來臺北時，臺北一半燒毀了，街上人民一個也沒有。到大稻埕、艋舺都一樣，存在的是苦力和殘兵等可疑的人們，一無中等以上住民。所以有意接受教育者一個也沒有。……最後，聽說八芝蘭士林街還有許多學者，也有少壯之子弟，所以決定前往八芝蘭，借船走淡水河，漸漸遷到了八芝蘭。……在芝山巖早就曾招募子弟教學，爬在芝山巖上，實在是好地方。……

芝山巖的廟宇有二樓，上了二樓，商量之後，決定住在此地。《臺灣教育に對する今昔の感》，《臺灣教育會雜誌》第八〇號，一九〇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頁四〇。

〔中之文字為筆者所加。廟宇的租金是一個月五圓。《臺灣教育會編》《伊澤修二先生と臺灣教育》頁一六。）

註八：前引書，《臺灣教育沿革誌》，頁六、九。

註九：伊澤修二，前引文，《臺灣教育に對する今昔の感》頁四一、四二。〔中之文字為筆者所加。〕

註一〇：《昭和十九年三月十日伊澤修二先生に關する座談會記》前引書，《伊澤修二先生と臺灣教育》，頁一九、二〇。

註一一：學堂成立後，持續有人入學，九月二十日時學生總數為二十一名。前引書，《芝山巖史》，一七、一八頁。

註一二：伊澤對入學考試出題和結果之評價刊載於《國家教育》第四三號，一八九五年十月，頁二、五。

註一三：《昭和十九年三月十日伊澤修二先生に關する座談會記錄》，前揭書，《伊澤修二先生と臺灣教育》，頁二〇。

註一四：伊澤修二還曆祝賀會編：《樂石自傳教界周遊前記》一九一二年，頁二〇九、二一〇。〔中之文字為筆者所加。〕

註一五：其中，三宅於七月二十九日轉任外務部，安積於九月十一日到恒春支廳。一八九六年一月一日時，伊澤和山田臨時在日本，吧連德告別學務部員回家，因而免於「芝山巖事件」中遭難。前引書，《芝山巖史》，頁二二、二三。

註一六：在楫取道明信函中，提及柯秋潔在校對閩南語（八聲符號併音假名）。楫取道明，給伊澤修二之信函，一八九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前引文，《芝山巖學堂六氏先生的絕筆》（2）。而，柯秋潔、朱俊英及吧連德在《新日本語言集甲號》序言中提及與「六氏」等一起編該書。

註一七：前引書，《芝山巖史》，頁一九。一八九五年十二月時，

這新校舍已經鋪好地板並塗完牆壁。同前文、輯取道明的信函。

註一八：《國家教育》第四三號，一八九五年十月。

註一九：《芝山巖史》，頁一九~二〇。而、第一期結業生之一潘迺文的結業證登在《臺灣教育沿革誌》等圖書，實物陳列在臺北士林國民小學〈校史館〉中。

註二〇：〈四 日本語教授印刷(民第四七一號)〉，《明治二十八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 五》永久乙種 第四門 文書印刷。

註二一：伊澤，當時爲了招募「日本語講習員」，和學務部員山田帶柯秋潔、朱俊英兩個學生前往東京。其間一月一日發生「芝山巖事件」，學堂關閉到二月二十一日，學生被命回自宅學習，學堂增築工程也臨時中斷了。吉野秀公：《臺灣教育史》，頁六〇~六一。

註二二：前引文，〈芝山巖學堂六氏先生的絕筆(2)〉。

註二三：〈十二 新日本語言集印刷〉，一八九六年二月二日，《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 五》永久乙種 第四門 文書印刷。

註二四：關於日軍接收臺灣前後狀況，參閱 James W. Davidson, "The Island of Formosa past and present" Chapter X VII-X XII, 一九〇三。

註二五：黃昭堂：《臺灣民主國の研究》，七三~七七頁、及許世楷：《日本統治下の臺灣—抵抗と彈圧—》，四五~四九頁。

註二六：除了這些日語教學用圖書之外，學務部製作閩南語發音表〈臺灣十五字及び字母〉。《國家教育》第四六號，一八九六年一月。

註二七：《國家教育》第四四號，一八九五年十一月。

註二八：前引書，《伊澤修二先生と臺灣教育》，頁三二。

註二九：〈昭和十九年三月十日伊澤修二先生に關する座談會記錄〉同上書，頁三二。

註三〇：前引書，《芝山巖史》，頁三〇~三一。

註三一：同上書。

註三二：前引文，〈芝山巖學堂六氏先生的絕筆(3)〉。

註三三：〈五五 柯秋潔・朱俊英學務部候補生採用ノ件ニ付問答〉一八九五年七月二十日及〈朱俊英外一名(柯)臨時雇任命〉，一八九五年七月二十九日，《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 八》永久乙種 第二門 官規及官職 進退。

註三四：〈九五 臨時雇柯秋潔外一名増給ノ件學務部長通牒〉，一八九五年十月二十一日，《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 三》第二門 官規及官職。

註三五：〈史談會速記録第三八二輯〉，一九三〇年二月二十八日、前引書，《芝山巖史》頁二四二。□中之文字爲筆者所加。

註三六：前引書，《伊澤修二先生と臺灣教育》，頁四四~四五。

註三七：前引文，〈芝山巖學堂六氏先生的絕筆(3)〉。

註三八：前引文，〈芝山巖學堂六氏先生的絕筆(1)〉。

註三九：前引文，〈芝山巖學堂六氏先生的絕筆(2)〉。

註四〇：但，學生希望去東京一事，究竟是爲了想看日本文明的實況，或認爲日本文明較優越乃是有待究明的。

註四一：前引書，《樂石自傳教界周遊前記》，頁二二三~二二五。

【參考文獻】

《士林國小沿革誌》一九〇三年

伊澤修二君還曆祝賀會編：《樂石自傳教界周遊前

記》，東京：凸版印刷株式會社本所分工場

一九一二年（復刻版）《樂石自傳教界周遊前

記／樂石伊澤修二先生》，東京：大空社

一九八八年）

臺灣教育會編：《芝山巖誌》，臺北：小塚印刷工場 一

九二三年

《芝山巖三十年祭記念臺灣教育の濫觴》 一九二五年

吉野秀公：《臺灣教育史》，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

一九二七年

相川幾太郎編：《明治二十九年一月一日臺灣八芝蘭に

於て學務官僚遭難の實況》，史談會 一九

三〇年

臺灣教育會編：《芝山巖の由來》，臺北：盛文社 一

九三一年

芝山巖史刊行會編：《芝山巖史》，臺北：吉村商會印

刷部 一九三二年

臺灣教育會編：《臺灣教育沿革誌》，臺北：小塚本店

印刷工場 一九三九年

臺北第一師範學校國民精神文化研究會編：《六士先生

略傳》，臺北：盛文社 一九四〇年

後藤方泉：《嗚呼六士先生附軍夫小林清吉君》，臺

北：盛文社 一九四〇年

臺灣總督府臺北師範學校編：《芝山巖精神》，臺北：

臺灣出版印刷株式會社第一工場 一九四三

年

臺灣教育會編：《伊澤修二先生と臺灣教育》，臺北：

吉村商會印刷所 一九四四年

見上保：《臺灣に於ける六士先生の功績》，株式會社

堀内印刷 一九七七年

吳文星：《日據時期臺灣師範教育之研究》，臺北：國

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 一九八三年

上沼八郎：《伊澤修二》，東京：吉川弘文館 一九八

八年

臺北市士林區士林國民小學編：《士林國小壹百年記念

專輯》，臺北：士林國小校友會 一九九五

年

作者簡介

姓名：藤森智子

年齡：一九七〇年生

籍貫：日本、東京

學歷：日本慶應義塾大學法學研究科政治學專攻博士課程

現職：日本慶應義塾大學法學研究科政治學專攻博士課程

在學

著作：「一九三〇年代初期臺灣における國語講習所の成

立とその宣傳」、「芝山巖學堂六氏先生の絶筆」

(1), (2), (3)。